

哈尔滨的深秋

□付秀莹



插图 / 叶方水彩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

最初知道这座城市，是从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始。王刚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飞越千山万水，飞到我们的村庄，飞进我的耳朵里，飞进我的心里，为一个乡下孩子打开想象世界和远方的一扇窗子。那时候我几岁？时光流徙，多少激荡人心的故事都渐渐变得模糊了，只有哈尔滨这个名字，带着童年记忆的深深烙印，令人觉得愈发亲切有味。

刚过了仲秋时节，北京还是秋风乍起，哈尔滨却已然是深秋景象了。阳光明媚，金沙一般铺满整座城市。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没有云彩，空气几乎是半透明的，经秋阳的照耀，有一种琥珀般的温润迷人。树木的色彩变得斑斓丰富，深绿夹杂着金红、深棕、金黄、浅金，错金杂彩，是浓郁至极的晚秋意味。秋风满街，叫人心头涌起许多难言的情绪，不是惆怅，也不是喜悦，或许是一种对岁月的感叹吧，抑或者是人生际遇的伤怀？童年时代的憧憬和期待，竟然在此时成为真切现实。夜幕下的哈尔滨，秋阳中的哈尔滨。童年光阴的混沌懵懂，人到中年的复杂况味。恍兮惚兮，如在梦中。

下榻的地方是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在哈尔滨，谁不知道马迭尔宾馆呢。这座历经了百年沧桑的老建筑风采依旧，以它典雅富丽的迷人风姿，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多少烟云风雨，都被它轻轻挥去。多少世事如烟，都被它默默收藏。走在中央大街上，踏着光影斑驳的面包石，热烈的异域情调扑面而来，文艺复兴、折衷主义、巴洛克，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令人有一种仿佛置身于异国街头的幻觉。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西方与东方……这条被誉为亚洲第一街的著名大街，轻轻诉说着不尽的传奇。

深秋的暖阳斜照下来，光影淡淡，静谧而安详。一边是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一边是庄严肃穆的索菲亚教堂，一面是红尘纷扰的世俗生活，一面是凌空飞翔的精神世界。这或许就是哈尔滨的气度吧。坐在索菲亚教堂里，静静地听钢琴曲，不啻是一种极大的享受。琴声悠扬，在偌大的教堂里回响。灯光闪烁，同外面的阳光交相辉映。时光仿佛在这

里静止了，人世间所有的奥秘都向我们悄悄敞开。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这婉转的琴声流淌，恰好同华美的教堂呼应，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去往萧红故居的路上，见窗外秋色愈浓。忽听当地人讲，看，那就是呼兰河。只见一条河流潺潺，在阳光下闪烁着静静的波光。这样一条看似平凡的河流，经过女作家的文字，缓缓流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流进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热爱文学的人，谁不知道《呼兰河传》，不知道被称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呢？走进萧红故居的时候，我们不禁放慢了脚步。是怕惊动院子里的旧时光吗？抑或是怕打扰作家尘封已久的故园记忆？萧红家的后花园，是作家童年时代的“百草园”。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曾经“往祖父的草帽上插花”“把谷子当成了狗尾巴草锄掉”“趴到大酱缸帽子底下睡着了”……这些经典片段勾起多少读者的童年往事，引发多少人的故园情思呀。那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蝴蝶、蚂蚱和蜻蜓，色彩缤纷，经由作家精彩的笔致，飞进了多少人追忆似水年华的绚丽梦境之中。还有那口水井，萧红第一次见到小团圆的媳妇就是在这水井旁。“她摇着井绳哗啦啦地响，日

里听不见，可到了清晨，就听得分外分明。”有一次，一只小猪掉井里了，祖父就用铁钩把它捞上来，裹上黄泥烧烤。萧红高兴极了，“原来人间还有如此的美味”。想来，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早在天真无忧的童年，她或许就已经品尝了世间最鲜美的滋味，那大约也是她生命里最好的时光吧。是不是，正是源于祖父慈爱的滋养，她才能从容咽下成年后苦涩的命运之烈酒？在生命尽头，萧红如此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当然是不甘的。她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正是风华正茂。空有满腹才华一身热血，奈何！在茅盾眼中，萧红是寂寞的。一生追求爱与自由，而知音难觅。人生的苦难是找不到知己。从这个意义上，萧红确实是寂寞的。阳光铺洒在园子里，花木繁茂，气象不减。只有葡萄藤夹杂着红色金色，渲染了点点秋意。这草木葱茏的园子，这安静流淌的呼兰河，恐怕并不知道，昔年决意出走远方的女子，行遍世间所有的道路，走到世界遥远的尽头，又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地回到令她又爱又恨的故园。

沿着松花江畔漫步，在码头看夕阳，到大阳岛欣赏大自然之美，在哈尔滨音

乐厅看演出，在伏尔加庄园领略俄罗斯风情……大列巴、红肠、格瓦斯……这闻名遐迩的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名片，几乎成为哈尔滨的经典标识，成为人们认识哈尔滨理解哈尔滨的秘密通道。当我们吃着马迭尔雪糕漫步在哈尔滨街头的时候，当我们在早市看着烟火沸腾的日常小景的时候，当我们在防洪纪念塔下追慕哈尔滨人民英雄和浪漫情怀的时候，当我们在深秋的哈尔滨遥想初夏的丁香花和寒冬的冰雪世界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有可能触摸到一座城市的隐秘心事，品读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阐释出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当然，在哈尔滨，我还收获了更多。譬如说，温暖，情谊，爱。是的。当朋友们为我齐声唱起生日歌的时候，烛光摇曳，祝福绵长。在深秋的哈尔滨，这意外的惊喜，这份人世值得珍重和珍藏的暖意，使得哈尔滨之行成为我人生中温柔而湿润的段落，与童年记忆里的哈尔滨想象神奇地重叠。

难忘哈尔滨的深秋。

作者：《中国作家》副主编
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
荣获首届中国作家出版奖

发现冬天

□张猛

《呼兰地方志》载：“天主堂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国传教士戴治达主持修建，高大宏伟，具有法国教堂特点。主体高11.7余米，青砖瓦顶……”“天主堂”属哥特式风格，素有“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美誉。许多有文化的外地人前都要到此一游。上高中时，我的老师张羽白先生有两个来自中央美院的朋友，他们到呼兰第一站就是拜访“天主堂”。那时它还幽闭在一所中学院内，冰天雪地里，老师陪他们在铁门外驻足良久，仰望，拍照。我无法理解千里迢迢而来的人，为什么要在一座满面尘灰无人问津的建筑面前流连忘返？多年以后，读到出生于哈尔滨的李敖先生一句话，他说“哈尔滨，是东方中的西方”，才恍然大悟。

冰封雪裹之时，漫步河上，那是凝望冬天的又一个角度。

站在大河中央，对面是曾经无法逾越的岸，界限被轻而易举打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我肆意妄为，自由行走。万千芦苇与我对话，没有人，没有车马喧嚣，只有鹰在头上盘旋，风从一根芦苇跳到另一根芦苇。万籁俱寂中，偶尔传来一声冰层断裂的脆响，那是一条河的浅吟低唱。

野鸟会从岸边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突然一跃而起，拖着长长尾羽，扑打着翅膀，向远处骄傲地滑翔。有时沉默，有时粗犷地“嘎嘎”叫几声。大多是雌鸟，一身沙褐色，如果能见到绿颈红冠的雄鸡就觉得格外幸运。某个冬日有雾的早晨，在河边不足一里的河堤上，我先后遇见十一只凌空而起的野鸟，却一只雄鸡都没有。

人在河上，却不知河在哪。如果不是两边古老的起伏伏伏的堤坝，如果不是堤坝上随意散落的古朴率真的野树，我还以为行走在另一个星球。堤坝被河水经年冲刷，有的塌落，成为断崖。断崖上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洞穴星罗棋布，仿佛来自未知世界的神秘切片。一大摊白色鸟粪自断崖垂下，流淌的痕迹清清楚楚，我猜那是鹰留下的，只有鹰才有如此淋漓的元气。

走到滨洲铁路桥下，仰望那些高不可攀的巨大水泥桥墩，黑白相间的水位线还在，来自远方的树根还在，龟裂的冰里透出深远的墨绿，宛如大理石。怎能想到，有朝一日我会站在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地方，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激流，是无法挽留的岁月。就这样一直走着，走到平日无法涉足的远方，去洞悉一条河的隐秘与行踪。羊角湾、铁路桥、发电厂……直到站在莽莽苍苍的松花江上。

在河上，也在梦里。冰雪、荒野、雪上某种生灵的脚步，以及远处喷吐雾气的发电厂七根巨人般挺立的烟囱，纷纷站在我对面。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陌生。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实验学校语文老师

名家写名城

一条河，作为生命的本源哺育了“江省邹鲁”；一座城，成为文学的摇篮孕育出“民国才女”。有别于策士波谲云诡的江山社稷，有别于武卒辽阔激荡的国界疆场，它羸弱又厚重，温暖又凛冽。呼兰，令萧红悲喜交织、哽咽难言。

在我到呼兰工作之前，它只存在于萧红的《呼兰河传》。

茅盾曾评价这本书，“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乡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荒唐怪诞的大泥坑，穿红挂绿的野台子戏，后院想怎么长就怎么长的倭瓜、黄瓜、玉米……慈爱宽和的祖父、倔强古怪的二伯、凄婉不幸的小团圆媳妇……这些细致的刻画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童年中短暂的无忧无虑，也是颠沛流离的苦难回忆里长久的踌躇悲愤。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东北小城与劳苦百姓离我太远，怎能解析这首诗的结构，怎能描摹这幅画的笔触，怎能想象这首歌曲的音律，这些问题悬而未决，直到我真正走近它。

萧红故居是中原四合院建筑群落与东北地方传统民居形式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保留着满族民居建筑的风格。东西两个院落，东院为萧红自己家使用，有两间是萧红出生和她父母居住的屋舍，在屋舍内摆设有萧红曾用过的小饭桌、梳妆台、躺箱、茶桌等。院后有一近2000平方米的菜园，即萧红在小说里所说的后花园。

盛夏，花园凉爽依旧。长条石依次相接，穿插排列，拼成整齐的图纹。两旁高树矮丛枝桠肆意生长，树影、波光晃动，颇有“水中藻、荇交横”之趣。石缝间苔藓时明时暗，一簇簇蹭着行人脚掌，错落参差。偶有野果骨碌碌滚过，原来是猫咪玩耍嬉戏，将果子拨来拨去。

她的城，我的城

□张梦婷

“呼呼”和“兰兰”共饮呼兰水，是正儿八经受过文化熏陶的高知猫，它俩胆子很大，摸、抱都可以，也接受游客的投喂。虽是放养，但被照顾得很开明，圈在灌木丛中的花果树、玉米菜畦也被管理人员侍弄得生机勃勃。

前往萧红故居，过了河桥要走萧红大道，抵达南二道街街口的204号，这里就离大十字街不远了。

“呼兰就是这样的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集中了全城的精华。”正如萧红所言，街道两旁店肆林立，人流熙熙攘攘，叫卖声、手巴掌的招迎声很早就响了起来，不再有着各自幌子的油店、布店、盐店及茶庄，而是时装、商超、珠宝及餐馆，足以展现百姓有滋有味的闲暇和丰衣足食的生活。

“东、西二道街之外的胡同里，还有一些挎篮挑担的小商贩进进出出，贩卖着生活。”上班的途中，我会抄近路走一条无名小巷，巷子狭窄，一侧挤着连排店铺，五金日杂、某种农药等各类商品用敞口箱子盛着，被摆在店门口，巷子另一侧随处可见卷成卷的防潮垫和挂起来的拖把。一走一过，老板都很直白地看人，像是勤劳的小蜜蜂为家里几口人忙活着搬运甜蜜，但稍有不慎，就会刺你一刺。这个地方看上去总冒着热乎

气，夏天店家笼屉的蒸汽还带着肉香，冬天阵阵白气成缕似烟，被来往行人抛到脑后。气味格外呛鼻，复杂，却不难分辨，烟丝、调料和油烟能让早上混沌的脑子一瞬清醒。迎着小巷的出口，是大放光芒的太阳，是奔向第一缕阳光的劳动者。

工作八年，我也曾厌倦这里脏乱拥挤的街道，冷眼那些被时代淘汰的店铺招牌；我也曾厌倦粗俗鲁莽的客户，反感车厢里朝电话叫吼的乘客。但是呼兰的初春，粉白殷红的花朵争相开放，源源不息的生机给人焕然一新的勇气；呼兰的炎夏，呼兰河水柔和平静，老人垂钓、幼童戏水各有所乐；呼兰的金秋，肥沃黑土闷声酝酿，弥漫新鲜出炉的稻穗芳香；呼兰的冬日，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入目皆是纯洁洁净。

《呼兰河传》中愚昧麻木的芸芸众生外，也有敢于挑战封建世俗的“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呼兰，这时我才真正走进了你。

由法国传教士戴治达于1908年主持修建的呼兰天主教堂宏伟严谨，素有“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始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的城隍庙是哈尔滨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唯一的城隍古建筑；建于1916年的西岗公园里抗日英雄李振华烈士仍静静安眠；1927年移入西岗花窖的仙人掌至今仍是“亚洲之最”……呼兰处处都

能寻得百年前的痕迹，但东二道街那个让百姓深受其苦的大泥坑早就没有了。

作为哈尔滨的北大门，呼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特色浓郁，在全区蓄势联动、群众接续奋斗的努力下，社会会越来越和谐，营商环境越来越稳定，生态会越来越健康，民生会越来越幸福。那些令萧红破碎的潦草日子，也会变得更加明亮。

呼兰河从过去奔向未来，从荒烟流往丰饶，见证高楼拔地而起，如笔迹摇曳摇晃，覆盖住册页间旧的意象。不再有迸裂的雷，不再有灰蒙的云，萧红书中的百姓从淡薄的草木走出，平庸凄婉的暮色里也有世间美景悄悄绽放。

粮食稳产、连年丰收，商旅攘熙、舟车辐辏，经济复苏、产业升级……隐隐得见曾经“县街商业之盛几冠全省”的样貌。如今，我也是这幅画上的人，继续用我的力量抒写一幅署名希望的长卷……

作者：中国银行呼兰支行金融职工
黑龙江金融作家协会会员